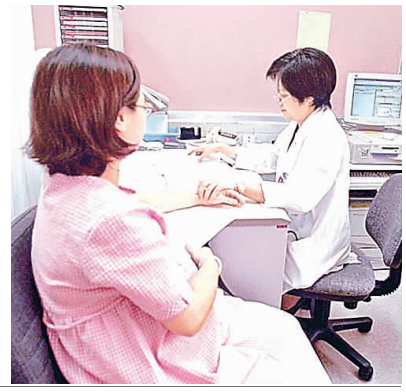
医生最受不了的是什么

一天7台手术，最后一台在半夜12时多收工，第二天凌晨1时左右才能休息。一早7时30分，又要准时出现在病房查房；8时30分，开始出门诊。这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易晓芳一天的日程表。



门诊

按照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限额，易晓芳一上午只须给20位左右的病人看病即可。即使和每个病人“畅聊”10分钟，也只需要3个多小时。

但一大早，陆陆续续来了一群要“加号”的病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全国各地，都是慕名来找易晓芳看病的。因为不好意思让病人白跑一趟，易晓芳总是“能加就加”，一不留神，原本20多个号就被加到了49个。

“不能再加了，不然看不完了。”易晓芳自言自语地提醒自己。正说着，一个从江西农村赶来的病人夺门而入，她把病例朝易晓芳桌上一扔，“易医生，能给我加个号吗？我这病老家看不好，要手术。”

易晓芳看了一眼她的病例，从抽屉里翻出一张住院预约单，仔细填写后递给病人，“你赶快到一楼去预约一个病床。不用挂号了，浪费钱。”

这个江西姑娘并不知道，这家医院的病床非常紧张，医生开具“住院预约单”时一般都很谨慎。在她之前，已经有好几个“某某介绍来的”病人找到易晓芳要求住院，都被她以“病床不够”为由推脱到了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之后。

易晓芳说：“不能说因为你找了人，我就让你占了那些急需入院病人的床位。”

找易晓芳“加号”的病人中，大多都是和她素不相识的病人。而易晓芳开出的40多张处方单，检查、治疗的价格几乎都不超过100元，即便有人主动要求“开贵点的进口药”，她也没有这么做，“我给你开的中成药是现在使用最广泛、效果最好的。”

查房

易晓芳的团队由两名进修医师、一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一学生、一名管床护士、一名进修护士组成。他们这些人，要负责对5个病房共18名病人每天的情况进行监测。

几乎每一个病人的每一次检查，都需要易晓芳亲自摸肚子、查下体、作解释。

一位病人一边拿百度上搜索到的知识质疑医生，一边又为自己是否要做试管婴儿纠结不已。易晓芳除了要回答她的每一个专业问题外，还要帮助病人调整心态，“你应该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积极地看待这件事，还有很多比你情况更糟糕的病人。”

对于手头有多位病人的青年骨干医生来说，查房是件累人的差事。包括易晓芳在内的所有6名医护人员要在病房里持续不断地兜上至少一个小时，为每一名病人答疑解惑。

“笑容”

最让医生们受不了的，是病人的各种不理解。

下午1时，产科病房的副主任医师熊钰刚刚吃完午饭。10分钟前，她的心情还不错，一边吃饭一边跟朋友们聊着八卦；10分钟后，当她得知自己一个病人的蛮横行为后，原本上扬的嘴角一下子耷拉了下来。

该病人并不是本院的建档孕妇，但因为她是“凶险性前置胎盘”，医院产科破例收下她，为她进行剖腹产手术。开刀的过程异常凶险。最终终于保住了大人、小孩两条命。

这原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处置，也得到了病人及其家属的认同。但前一天的B超检查结果显示，病人的盆腔出现液性暗区，病人被留了下来。病人不满意了，冲着医护人员喊道：“怎么会有盆腔积液？子宫切除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带着“不怎么舒服”的心情，熊钰去病房作解释，面带微笑。熊钰再次为病人检查下体，解释了积液形成原因，并告诉病人，“如果明天体温正常，就带点中药回去敷；如果明天还有体温，可能还要继续住院观察。”

最终，病人家属表示：“没问题，我们听你的。”

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医生“笑容”表达的最佳范本来自妇科权威、医院党委书记华克勤。

有一次，一个病人在短短半小时时间内，在华医生的诊室进出不下10回，每次进来，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诊室里，就连围在华医生周围的其他病人都有些受不了，华医生却依旧很淡定。“她也没力气再给病人说了，她就一直看着病人，冲她笑。”易晓芳回忆，这名病人看到华医生的笑容后，自觉不好意思，就没再多问，平静地离开了病房，“这种定力，没有一点经历和修养的医生怕是做不到。”

王烨捷 周凯

【医家坐堂】

尿疗 治病还是胡闹

上海顺义路100弄5号樊品：我伯父迷上尿疗，是因为听说尿激酶可以治疗血栓栓塞性疾病，而这种酶是从健康人尿中分离的。尿疗到底靠不靠谱？

华山医院终身教授张延龄：四千多年前，印度就有尿疗的记载。二十世纪40年代，饮尿疗法在美国兴起，之后风靡日本，日本人通过过滤工具，将尿液中一些有害成分和大分子物质过滤掉，冰镇后饮用，号称能治疗许多种疾病。“中国尿疗协会”称，我国有近10万人痴迷尿疗。

中医有将尿入药的传统，古代许多中医书籍都有尿液治病的疗法记载。但此尿非彼尿，中医对于尿的要求是有限定的，一般是指童子尿。现在尿液的范围被扩至成年人，喝自己的尿，如果人的身体本身就缺某种物质，那这个人尿里这些物质的含量也不会高，所以喝了也不见得能补充这种物质。同时，人的肾脏原本就是用来排泄身体的代谢废物的，尿里除了水以外，剩下的主要就是些废物。不说尿疗是炒作，其效果也是心理暗示作用为主。

尿液中绝大部分是水，化学物质的种类也很多，比如尿激酶，不过人尿中尿激酶含有的量少之又少。虽说尿激酶确实有溶解血栓的作用，对于血栓患者有治疗功效，但尿激酶需要通过静脉滴注来发挥作用，口服的话，大部分尿激酶会在消化道里被破坏，能够吸收和起作用的机会非常少。如果为了一点点可能有益的东西，重新摄入我们身体代谢的废物，让其中尿素等有害物质重新进入体内，一定程度上又增加了肾脏的负担，这是否得不偿失？

【健康速读】

净水隔夜 谁说会致癌

有传言称，隔夜水会产生致癌物质亚硝酸盐。事实上，亚硝酸盐必须要在含有硝酸盐的基础上才会产生，人们日常喝的自来水经过处理，硝酸盐含量符合标准。实验证实，即使数次把水烧开，也无法在水中发现超标的亚硝酸盐。只要水烧开后，盖好盖子保存，隔夜水的水质并不会变坏，也不致癌。 王睿茜

唱歌跑调 可能也是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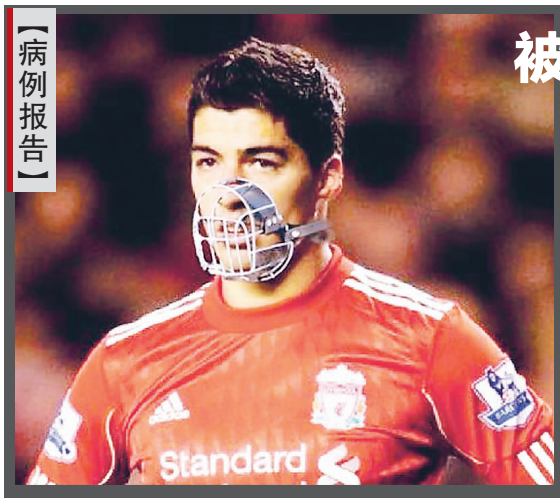
唱歌跑调实属常见，但如果唱歌跑调儿却意识不到，不能准确地唱出一首歌，而且往往意识不到，还以为自己唱得还不错，那么很可能是疾病导致的。这被称为“失歌症”。

“失歌症”指因大脑左半球颞叶前部病变，大脑内部对音高识别出现认知障碍，患者部分或全部丧失本来具有的认知音符和歌唱、演奏、欣赏乐曲等能力。 谢海芳

尿测性别 千万别当真

近日，胎儿性别测试杯受到准妈妈们的热捧。它号称适用于孕期六周以后的准妈妈，不用做B超，仅需通过晨尿，便可以简易地测验出宝宝性别。事实上，尿液检测只能测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的水平，HCG对早期妊娠诊断有重要意义，但它并不是雌雄激素，其水平高低和宝宝性别无关。 王雅琪

【病例报告】



被人咬比被狗咬危险

乌拉圭球员苏亚雷斯在世界杯上咬了意大利球员基耶利尼的肩膀，引来了全世界的嘲讽。对受害者来说，被人咬比被狗咬的危险要大得多。

被人咬的风险在于唾液。因为含有多种细菌，人的唾液有很强的致病性。因此，被人咬引发感染的风险大于被动物咬。虽然被狗咬伤会因大片皮肤撕裂而触目惊心，但被狗咬的感染率只有10%到20%，被猫和被人咬的感染率则在45%到55%之间。

若干年前，慕尼黑啤酒节上，一名女性失去自控力，咬了一名在自己餐桌上跳舞的小伙子的腿肚子，小伙子几乎丧命：咬人者将危险的链球菌传染给他。被咬两天后，小伙子入院治疗，数周后才转危为安。 王勍

吞下虫卵 喝下菌液 拿身体做实验

1908年，美国医生克劳德·巴罗在中国农村，发现经手的病人有半数感染血吸虫。为找到感染原因，巴罗吞了些从感染者身上取出的虫，最后他服药排净了寄生虫。

14年后，巴罗在埃及开罗工作，当时这个国家为血吸虫所困。巴罗三周多的时间里，给自己喂了四次。这是极为严苛的考验：他每天要排出12000颗虫卵，日夜尿血不止。

最后，他不得不回到埃及的专科医院，靠注射锑来治疗。锑是一种危险的物质，严重损害了巴罗的心脏，幸好最终起效了。

像巴罗这样拿自己身体做实验的研究者多着呢。19世纪霍乱爆发，德国化学家马克思·佩腾科费尔认为此病源于脏水瘴气，罗伯特·科赫则将其归因于从得霍乱的活人和死人身上找到的一种小小的逗号状细菌——霍乱弧菌。

这两人互相看不上对方的理论。1893年，佩腾科费尔去科赫的实验室索要了一份霍乱弧菌的样品，然后，这位74岁高龄的教授高举一瓶菌液，将瓶中之物一饮而尽。

剧烈的胃痛和腹泻持续了一个礼拜，老先生没有死。他马上兴奋地写了封短信向科赫吹嘘。

可惜，即使喝下了霍乱弧菌，也不能证明什么，佩腾科费尔的理论毕竟是逆流而行，9年之后，他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吞下血吸虫、霍乱弧菌、以及各种各样重口味的东西，给自己注射患者的血液，往心脏送导管，在后背做伤口——这群拿自己身体做实验的人，被称为“傻气十足”的自体实验者。

还好，科学的领奖台上不乏这样的“傻子”。

1981年，澳大利亚消化科临床医生巴里·马歇尔与罗宾·沃伦合作，推断幽门螺旋杆菌可能是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病因。为了验证这个假设，巴里瞒着医院伦理委员会瞒着老婆开始实验：他把一支试管放进自己的喉咙，让它滑入胃中，蹭下几片胃黏膜来做检查，确认自己既无肠道感染亦无螺旋杆菌。过一段时间等胃壁愈合后，他便吞下了事先培养好的幽门螺旋杆菌。

幸运的是，科学“大餐”起效了。根据巴里肠道组织的一系列活检报告，显示其出现了严重的炎症、胃炎、接着是溃疡。接着他们又证明了，除去幽门螺旋杆菌后，症状会消失或康复。这一研究使得溃疡病从原先难以治愈反复发作的慢性病，变成了一种采用短疗程的抗生素和抑酸剂就可治愈的疾病，被誉为是消化病学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革命。

2005年10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两位科学家。 白雪